

漢語語音史概要

方孝岳著 · 商務印書館

漢語語音史概要

方孝岳著・商務印書館

漢語語音史概要

著 者——方孝岳

出版者——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
香港皇后大道中35號

印刷者——商務印書館香港印刷廠
香港九龍炮仗街75號

版 次——1979年11月初版

©1979 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說 明

本書主要提供一些基本知識，是就各時代比較有系統的語音資料來大略談談漢語音大系的發展。在論述時，給不同階段以不同的處理。對近古階段，因為史迹較近，可以處理較詳。對上古和中古階段，除注意資料的說明而外，大致就各時代語音大系的特徵和內部方音發展不平衡狀態的綜合觀察作扼要的論述。

從過去一般所研究的漢語音韻資料看來，漢語普通音大系老早就相是相近方音的綜合。在這個大系之中可以有方音的出入。各時代都是如此。上古和中古的資料都表現出各該時代整個普通音區域的語音大系。近古以來，是以北部中原音為基礎的普通音系漸代替了中古以來南北都比較相近的普通音大系。這就是一部漢語語音史的大致輪廓。我們對於各時代的音韻分析，當然要儘量做到詳細，但同時也應該掌握各時代的音韻大類作為重要的綱領。大類沒有掌握好，整個發展的局面是不容易搞清楚的。舉例來說，過去所謂“韻部”，古今繁簡不同，相差很遠，弄得古今韻母變遷的大勢很不容易說明。其實像我們向來所謂上古韻部和近古《中原音韻》的韻部，都是根據韻文押韻而歸納出來的。押韻韻腳的歸類本來不應該叫做“韻部”。《切韻》裏面的“韻部”本是為詳細審音而設，不是為押韻而設。各時代實際語音的大類，往往即從韻文押韻中反映出來，而押韻的歸類，實際都是過去所謂“韻攝”而不應該叫作“韻部”。“攝”之中可以再分“部”的。本篇論韻一律拿“韻攝”做綱領。從上古韻三十攝，中古韻二十五攝（《廣韻》十六攝分開入聲可作二十五攝），到元代《中原音韻》的十九攝，明清等韻的十二攝，這種綱領性的變遷，正可以說明漢語普通語音大系的韻母發展輪廓。掌握了這個輪廓，也可

消除許多誤解。這是值得一提的。

關於語音發展的綫索，對上古到中古的階段只作大概說明，如韻母方面主要元音的活動，聲母部位的對應，聲調類別演變等等。由中古近古到現代即提綱挈領地加以說明，比較詳盡。第一章裏《漢語語音發展概況的認識》一節，即在進入分期論述以前把這些內容作了相當簡括的論述。

漢語韻文的節律是研究漢語的音節配合的重要環節。本篇對於各時代韻文節律都有分期的論述，並說明古今的異同，聊備參考。

現在所編的漢語語音史是適當地接受過去的漢語音韻學的成果而建立的。因此，過去音韻學的介紹不能省略。第一章裏《資料根據》那一節正是對過去漢語音韻學一種簡單的介紹，而對古今學者這方面研究成績的估價和批判都在各有關章節中分別談到。

過去音韻學上的名詞，我們還常常要使用，所以《名詞解釋》那一節也不可缺少。但在解釋的時候，都注意做到簡單明瞭；對於它們在今天還存在的使用意義，也略有說明。

上古諧聲字系是結合漢字來看音韻變遷的重要出發點，因此本篇在談上古韻母和聲母的時候都列出上古字系表，以便參考。

《廣韻》書中的反切是研究中古以後音韻類別和分合演變的重要參考工具，因此本篇在談中古音的時候，也列出《廣韻》的反切上下字表以便參考。

漢語標音方法的發展即是漢文字與實際語音相互關係的發展。本篇最後附《漢語標音方法的演變》一章，即是從發展的觀點來說明這個問題。

全書內容如有不妥之處，希望讀者隨時指正。

方孝岳

1962年8月 中山大學

目 錄

第一章 有關漢語語音史研究應該注意的幾點	1
第一節 目的任務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	3
第三節 資料根據	5
第四節 名詞解釋	13
第五節 漢語語音發展概況的認識	22
第二章 上古音	25
第一節 上古的普通音系和方音以及所謂“諸夏”內外的語音差別	25
第二節 從《詩經》押韻看上古普通音系的韻母系統	29
上古《詩經》韻三十攝表	
上古《詩經》韻三十攝用字略表	
上古韻母擬音說明	
上古入聲韻的問題	
第三節 從諧聲字和訓詁看上古普通音系的聲母系統	50
上古聲母大類略表	
諧聲字聲母歸納表	
上古聲母擬音說明	
第四節 上古聲調	62
第五節 略論上古音系的歷史意義	67
第六節 上古韻文節律	69
第七節 略論我國過去學者對上古音研究的成績	72
第八節 對高本漢所擬上古音的批判	75
第三章 中古音	79

第一節	從《切韻》(《廣韻》)看中古普通音系的韻母系統	79
	《廣韻》「十六攝二〇六部韻表	
	《廣韻》各部反切下字表	
	中古韻母擬音說明	
第二節	從《切韻》(《廣韻》)看中古普通音系的聲母系統	105
	《廣韻》聲母表	
	《廣韻》各類反切上字表	
	中古聲母擬音說明	
第三節	《切韻》聲調和中古韻文節律	117
第四節	略論過去對《切韻》音系的看法	122
第五節	論上古到中古語音演變大勢	125
	1. 入聲韻的演變	
	2. 陽聲韻的演變	
	3. 陰聲韻的演變	
	4. 聲母的演變	
	5. 聲調的演變	
第四章	近古以來普通話音系的成長	129
第一節	《中原音韻》韻母系統	129
	《中原音韻》十九攝韻母表	
	《中原音韻》韻母系統的特點〔1. 韻系簡化, 2. 新韻母的成立,	
	3. 入聲消變, 4. 收 m 的韻一部分變為收 n 〕	
第二節	《中原音韻》聲母系統	135
	《中原音韻》聲母表	
	《中原音韻》聲母系統的特點〔1. 全濁聲母變清, 2. 次濁聲母有	
	變全濁〕	
第三節	《中原音韻》聲調系統	138
	《中原音韻》聲調表	
	《中原音韻》聲調系統的特點〔1. 平分陰陽, 2. 入派三聲, 3. 濁	
	上變去〕	
第四節	略論對《中原音韻》的看法	139

第五章	總論《切韻》音系以後到現代普通話音系語音演 變大勢.....	141
第一節	論《切韻》音系以後到現代普通話音系的聲母演變.....	141
	〔1.全濁的消失和清濁的對應, 2.不同部位的同化, 3.輔音聲 母的失落, 4.新聲母的產生, 5.新的韻音〕	
第二節	論《切韻》音系以後到現代普通話音系的韻母演變.....	149
	1. 入聲韻的消失	
	2. 陽聲閉口韻尾的演變	
	3. 元音的演變	
	〔《切韻》韻母和現代北京音韻母的對照, 附演變說明: 通攝 的演變, 江攝的演變, 止攝的演變, 遇攝的演變, 蟹攝 的演變, 臻攝的演變, 山攝的演變, 效攝的演變, 果攝的 演變, 假攝的演變, 宕攝的演變, 梗攝的演變, 曾攝的演 變, 流攝的演變, 深攝的演變, 咸攝的演變, 以及各攝入 聲的演變〕	
	〔總結——(1)和近元音的同化, (2)i 韻頭的消失, (3)i 韻 頭的產生, (4)i 的圓唇化, (5)主元音韻頭化〕	
第二節	論《切韻》音系以後到現代普通話音系的聲調演變和韻文 節律.....	166
第六章	漢語標音方法的演變.....	169

第一章 有關漢語語音史研究應該注意的幾點

第一節 目的任務

我們就語音、詞彙、語法三方面來講漢語史，先從語音史開始。因為語音是語言的物質外殼。詞彙、語法都要通過語音來表現。先了解一下語音史，對於詞彙史和語法史的研究，當然有很大幫助。過去的資料雖然只是寫在書面上，但我們如果能從聲音方面把它當作活的語言去看，就會掌握得更好。尤其作為漢語的歷史來講，語音史更應該首先了解。因為漢文字不是拼音文字，是表意文字。上古的文字雖然有表音成分，但還是借表意的形來做表音符號，而且所表的也不過是一個大概情況。內部還有許多分歧。到後來，連這一點表音成分也毫無影響了。加上語音時有演變，文字和語音脫節，在用拼音文字的社會裏都在所難免，在我們更是不斷發生的現象。如果不把古今語音系統搞清楚一下，光從文字上搞詞彙、語法，那就會有許多困難的。

講到語音史本身的目的任務，那就是要研究我們漢語語音發展的內部規律。看它過去怎樣發展，從而推斷它將來怎樣發展，並看出當前應該怎樣促進它的發展。整個漢語史目的任務是這樣。語音史這部分也是這樣。總的說來，我們研究漢語史，就是要為現代漢語服務，為促進民族語言的形成而服務。現在我們要

推行以北方話為基礎，北京音為標準音，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規範的普通話。這一政策，可以說就是總結了漢語過去的歷史，看出它的發展道路而製定的。我們為要更好地從語音方面執行這個政策，學習一下語音史，是有很大幫助的。

這種幫助大概有兩點最為顯著。第一，如果知道一下漢語語音發展的歷史，就可以消除方音成見，有利於共同語的推進。這裏應該首先講清楚的，就是我們現在要推廣普通話語音，並不是要消滅方音，但方音成見一定要消滅。抱有方音成見的人往往歧視別的方音，甚至嘲笑別的方音，造成許多隔閡。這種成見，來源很長，可以說“自古有之”。所謂“南蠻鴟舌^①”，所謂“白頸烏鴉^②”，這些話都十足地表現方音成見。向來這一類的議論很多^③，我們今天不應該再有。假使我們能從語音史的角度上去看，就可以知道，各處方音都是歷史發展中一個語音大系內部的分合演變，彼此都是“一家之親”。它們的共同來源是很清楚的。漢語共同音系的存在而同時有內部方音的分歧，正是一部漢語音史所探討的對象。過去有些音韻學家所以也有這些偏見，當然是由於歷史觀點的缺乏，不能掌握流變，觀其會通。一船人又只從習慣上去看方音如此分歧，有許多地區簡直可以說是“相為胡越”，而不知本是“一家之親”，不過發展得不平衡罷了。有了漢語音史的知識就可以消除這些成見，有利於民族共同語的形成，這種幫助

① 孟子說許行是“南蠻鴟舌之人”。許行是當時楚國人。見《孟子·滕文公篇》。唐代柳宗元在《與蕭翰林俛書》裏也說：“楚越間聲音特異，鴟舌啁譟”。

② 支道林形容王子猷兄弟學吳語。見《世說新語·輕詆篇》。

③ 例如東晉的葛洪，在《抱朴子·譏惑篇》裏，以“江表”學北音為可恥。唐代李涪，在《刊謬》裏說：“吳民之言如病瘡風而噤”。元代周德清，在《中原音韻》裏，罵閩浙之音為“鴟舌”。近人章炳麟不贊成拿北京音做標準音（見於他的《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

是非常之大的。

第二，學習漢語音史可以詳細掌握漢語音內部發展規律，知道歷史演變和方音對應是互相說明的兩個方面，從而做好推行普通話的工作。漢語音史的具體內容就是對各時代語音的聲、韻、調各種成素，作系統的分析，並對各時代之間聲、韻、調的演變情形，作歷史的探討。漢語音發展規律就是從這些地方認識出來的。掌握到這些規律，知道漢語音發展的必然道路，就會正確地處理當前的問題，有利於現代漢語的發展。過去研究古音的人，常常容易產生復古的思想，如顧炎武要恢復三代的音，章炳麟要恢復中古《切韻》音系的音。江永提出“考古存古”的目標來糾正顧氏的“復古”，那又會導致無目的的研究。我們學了漢語音史，知道古音究竟怎樣一個情形，知道向來如何演變，就會拋棄這些不正確的看法。我們可以告訴那些抱有和上面所說同樣誤解的人，漢語音決不會恢復三代的音，也不會恢復中古的音，一定是走向現代的音。當前普通話的語音一定是共同大道。此外對於學習普通話的人有一層重要的好處，那就是從語音史的歷史系統出發，來掌握方音和普通話的對應關係。這在學習上有很大的便利。雖然不能要求個個人都能夠這樣，但作為語言工作者，要幫助人們學習普通話，有了語音史的知識，能從歷史出發，系統地說明對應規律，那就方便之處不可以數計。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漢語的歷史很長，有關語音方面的資料也很豐富，但如何運用科學方法進行研究，還有待於切實的努力。因此，過去有關這方面研究的方法問題，應該提出來先談一下。誠然我們過去的音韻學家已經做過許多有價值的工作。他們有許多分類歸納的方法

值得繼承，所謂“前修未密，後出轉精^①”，愈到後來工作愈加深入。不過就他們所用的方法來講，有兩句話應該注意，即是有的人“審音而不考古”，有的人“考古而不審音^②”。方法有偏，效果都受影響。偏於考古的人長於歸納古書材料而短於音理，光知道古今的不同，而對於究竟怎樣不同，畢竟不大清楚。這就會把歷史搞成無法聯貫的斷片。偏於審音的人又往往只注意某一時期的音，甚至把某一時期的音或現在某些音當作古今一貫的音。這又是“刻舟求劍”的搞法，當然也不會搞通。這兩種方法都不能真正達到歷史性研究的區域。其中有些人工作比較好，能就時代演變和方音分歧找出一些軌道，但又有些只是羅列現象，而無法表達其所以然之故。我們現在在接受他們的方法之中，必須分清這些優缺點，既要考古與審音並重，又要掌握系統，注意變遷，不能把不同時期的事實拿來“張冠李戴”，也不能不管歷史的繼承和發展，把古今的事實搞成無法說明的斷片，尤其不能忽視歷史的主流而去“是古非今，本末倒置”。

歐洲漢學家高本漢等人在漢語古音學方面發表了許多著作，也產生了不少影響。他們能在現代語音學的基礎上去說明問題，詳細分析，在憑藉上比我們古人當然方便得多。他們試圖從當前現實出發，並參考古代外國漢語借詞和外文漢譯的材料，來構擬古音。這些方法並非不能採用。但是他們對現代方音的知識並不全面，而所謂參考借詞和譯音也並不是從完整的系統出發。尤其重

① 章炳麟《國故論衡》裏《小學說略》論清代古音學家所分上古韻部。

② 戴震在《書廣韻四江後》裏說：“隋唐諸人辨聲之功多，考古之功少。吳氏（械）陳氏（第）顧氏（炎武）則又考古之功多，辨聲之功少。”江永在《古韻標準》裏也說：“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段玉裁為江有誥的書所作的序也說：“余（指段氏自己）與顧氏孔氏（廣森）皆一於考古，江氏（永）戴氏（震）則兼以審音，而晉三（江有誥的字）於二者尤精造。”

要的是對我們古音韻材料的性質沒有搞清楚，沒有共同音系的認識，又忽視漢語音的特性，大局模糊，工作零碎，因此就不免穿鑿附會地多所歪曲。他們一方面受了歷史比較法的局限，一方面又有不合於歷史比較法的地方而走進了死胡同。歷史比較法不能脫離現實的語言事實，只能從現實的親屬分歧上溯到過去的共同來源，但無法上溯到過去所存在過的分歧。漢語語音史中，從現存的材料上看，很早就有共同音系，這是不成問題的。這種情況當然是主要的。但不能沒有更早的來源所遺留下來的分歧。有些特殊現象暫時應該闕疑的只好闕疑。又有些現象本身並不難說明，更不必拉扯外國例子來硬套。尤其重要的是共同音系和方音的關係一定要搞清楚。我們過去所有有系統的音韻材料多是表現內部有方音分歧的共同音系，不能都看作狹小的單一地區的音系。高本漢一派的做法就常常不是這樣，都變成單一音系的生硬的串連，在擬音工作上就有許多是從主觀出發，“描頭畫角”“削足適履”。更奇怪的是得出漢語音系的歷史是從豐富走到貧乏這樣一個結論。這是非常荒謬的。這些地方我們後面還要談到。總之，我們現在要正確地處理歷史，認清材料，認清漢語音的特點，掌握共同音系和方音的關係，來好好地處理一切有關漢語語音史的問題。這都是首先應該注意的。

第三節 資料根據

當前我們所講漢語語音史的內容體系，基本上是適當地接受過去漢語音韻學的成果而建立的。我們過去音韻學方面的遺產本來很豐富。漢文字儘管不是拼音文字，但我們的祖先常常利用“歸字”的辦法歸納出許多有系統的資料可以供我們利用。這些資料大致可以分下列幾類：

1. 作為音源的資料——我們上溯漢語最古的語音資料只能到殷周時代為止。再古的，還無法掌握。《詩經》押韻（《詩經》時代大約是公元前 1100 年至公元前 600 年）^① 和古諧聲字系（大約是公元前 1300 年至公元前 200 年）^② 就是我們對先秦時期語音研究的基本資料。《詩經》押韻可以看韻母系統。諧聲字可以兼看聲母和韻母的系統。這些諧聲字在漢許慎的《說文解字》裏都解釋得很清楚。《說文解字》雖是漢代的書，但對於上古文字學有總結性的價值。所謂諧聲字就是帶有諧聲偏旁來表音的字，如“桐從同聲”，“台從呂聲”等等，“桐”字“台”字都叫諧聲字。我們可以把這種諧聲偏旁叫作“聲符”。《說文解字》所載九千多字，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諧聲字，即帶有聲符的字。因為這些聲符本身還是一種“意符”，即是借意符作聲符，不是專為標音而造，而且這種聲符成為整個字的一部分，所以它不同於我們現在的注音符號，當然更不是拼音。不過最早的文字表音成分就是用這樣方式來表現的。這些聲符表現出有相當一致的語音系統。但一致之中無礙於多少存在一些方音差別。正由於方音不同，或時間有先後，同樣用一個聲符所表的音有時會不大相同，或者差別較遠。但大體說來，凡同一個聲符系統的字，其聲母韻母總是相同的，或者是相近的。例如同樣從“同”得聲，可以有“桐”（假定是 d'ou），有“恫”（假定是 t'ou）；從“呂”得聲

① 《詩經》的年代是從周成王時的周頌算起，到陳靈公時代為止。

② 《說文》所根據的具體材料雖是從周宣王時史籀十五篇到秦代的小篆，也包括六國時代各國的文字，但事實上這種文字體系，即是甲骨文以來的文字體系。當然這種文字已經有其更早的來源。但我們如果根據現存具體材料來談諧聲字系的時代，那就應該從殷墟甲骨文時代算起，即大約公元前 1300 年到秦漢之交的時代。至於《說文》裏面也附有漢代人所造的字，但那為數不是很多。

可以有“苔”（假定是 dʒə），有“台”（假定是 tʰe）等。所以《說文》裏面這一大堆諧聲字，就代表了先秦時代一個內部發展的語音系統。《詩經》押韻也是一樣。《詩經》大略包括周代幾百年的作品，地域有十五國，有共同音系，也有些方音的分歧。這同樣是上古漢語在一個相當長時間內的內部發展的語音系統。而且更可注意的，是《詩經》音系和諧聲字音系這兩件東西是互相符合的。例如從“同”得聲的字，在《詩經》裏總是在一起押韻，從“目”得聲的字，也是在一起押韻，可見韻母是相同或相近的。當然也有例外的押韻，那也是方音的出入。這兩種資料都是我們最古有關語音方面的遺產，都有人系統地把它歸納出來，可以利用。後來的文字，由古篆變為隸楷，諧聲偏旁漸漸看不清楚，失掉它的作用，所以漢以後的音就不能憑文字本身的偏旁去研究了。

2. 有關先秦兩漢語音演變的資料——即所謂“訓詁”之類。上面說過，先秦已有方音。漢代的音又和先秦不同，也有許多方音。先秦的方音，除《詩經》押韻和諧聲字都附帶有所反映外，漢代的“訓詁”也說明了不少。漢代當時的語音也在“訓詁”裏有所反映。如《爾雅》，《方言》，古書“異文”，以及其他漢代人所作的古書注解或音釋，如所謂“直音”“讀若”等等，都屬於“訓詁”一類。“直音”“讀若”都是遇到字音演變有了問題的地方才注的。“訓詁”兩個字本於《爾雅》的“釋詁”“釋訓”，所謂“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就是從音義的流變上來翻譯古代語言，或以通行語來翻譯方言。這些材料的重要意義就在於它們相互之間音的對照，而不僅在於文字。《爾雅》是漢初的書，其中包括有晚周的材料，《方言》是漢代揚雄的著作，也是拿古今方言和通行語相對照。“異文”是指古代同樣一種書籍而各種本子的文字有所不同。上古書籍沒有印刷，書籍的流傳都是憑口授和默記。輾轉相傳，就會因口音的不同，而用字不免有同音相代，或

音近相代的地方。這正是方音和時代語音的關係。其他漢代人注解古書或音釋古書，也是拿當時的語言來翻譯古代語言。我們研究先秦兩漢的語音演變，這都是應該利用的材料。漢魏以後，有了系統注音的字書（即韻書之類），字有定音，音有定義，而且各時代都有這種字書，注音都注得很清楚，所以就用不着這種翻譯式的訓詁，而兩漢的“訓詁學”就讓位於六朝以後的“音韻學”了。

3. 各時代整理出來有系統的語音資料——這是指六朝以來的語音資料，即“韻書”之類。上面所說先秦兩漢的語音資料，在性質上實在只是一種素材，要經過一番排比歸納才能够利用。先秦的素材直到近三百年才大致歸納就緒。兩漢的素材，有許多還有待於整理。六朝以來就有由素材而歸納出來的現成資料了。這就是所謂“韻書”之類。韻書是隨“反切”而來的。上面說過，漢文字最古的表音方法到漢代已漸漸喪失了它的作用，諧聲偏旁已不能諧聲，於是字音的掌握不得不靠另外一種注音的工具。這種工具即所謂“反切”。也就是由字內附帶的“聲符”過渡到字外注音的“反切”。反切興於漢末，是受梵文的影響，採取拼音的原理，並結合古代合音詞的精神。這種表音方法的客觀發展，就帶來了“韻書”的產生。因為反切散在各書，要排比歸納起來才便於利用，於是就產生了這種注音字典式的韻書了。不過“韻書”的“韻”字並不是像我們今天所了解的那樣專指韻母。韻書本是兼表“聲”“韻”“調”的。第一部韻書就是魏李登的《聲類》。跟着就有其他各家的韻書。到了隋代陸法言集各家之大成編出了一部有名的《切韻》（公元601年），以前的韻書就漸漸失傳了。《切韻》還保存在宋代所修的《廣韻》（公元1008年）裏面^①。《切韻》算是中古時代

① 李舟、王仁昫、孫愐諸家以及敦煌各本《切韻》，其聲韻類別大致都和《廣韻》一樣，表面分部不同是沒有多大關係的。

一個有總結性的語音資料。它反映過去的語音演變，也反映當時的普通語音的大系。在這個大系之中也有方音的出入。由於它系統性很強，審音很精細，所以價值很高。《切韻》以前的語音可以從《切韻》找到它的綫索。《切韻》以後的語音演變，《切韻》又是它的源頭。自從有了《切韻》，整個漢語音系統才算有了規範性的說明。實際語音有變，而綱領樞紐都可以求之於《切韻》。歷代以來，從這個系統出發，並照顧到實際語音的演變，也隨時有韻書的產生。例如宋代的《集韻》（公元1038年），金時的《五音集韻》（1212年），元代的《古今韻會》（1292年）^①，明代的《洪武正韻》（1375年），等等，都是有名的韻書。還有元代的《中原音韻》（1324年），反映北中原一帶通行的語音系統，《洪武正韻》也和它差不多而雜有江南的色彩，也很重要。我們可以根據《切韻》音系來研究中古時代的普通音系，根據《中原音韻》來研究近代的北中原音系直到現在的北京音為標準的普通音系。

4. 分析音理的資料——即宋元以來所謂“等韻”。語音的知識一天天發達，工具資料也一天天進步，等韻是隨着韻書而產生的。我們有了韻書，但音值究竟怎樣，還不很清楚。等韻也是接受了梵文翻譯的影響，進一步採取梵文音節表（悉曇章）的辦法，把韻書裏面的字，按着聲、韻、調的分析，標示出來，排成圖表，和韻書相輔而行。在沒有音標的時候，爲了表示音值起見，這種方法是盡了最大的努力了。等韻既然和韻書相輔而行，韻書有時代，等韻當然也有時代，而且在表現音值方面，時代性還更爲突出。現存最早的等韻是《韻鏡》，《七音略》。這兩部書出現於公元1161年^②，

① 劉辰翁為黃公紹的《古今韻會》作序，在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即公元1292年。《古今韻會》現已不存，現存的是元熊忠的《古今韻會舉要》。

② 《七音略》見於1161年成書的鄭樵《通志》裏面。《韻鏡》的刊行者張麟之的序言也是作於1161年。